



列夫·托尔斯泰著

战争与和平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列夫·托尔斯泰著

战争与和平

第四册

董秋斯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战争与和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39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66\frac{1}{8}$ 插页3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8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810

(共四册) 定价 5.15 元

第四册总目

大事年表.....	II
章目.....	III
战争与和平	
第十二卷.....	1563
第十三卷.....	1651
第十四卷.....	1727
第十五卷.....	1807
第一个总结.....	1899
第二个总结.....	1989

大事年表

一八一二年

旧 历 新 历

十月六日 十月十八日 塔魯提諾的战斗。

十月六日 十月十八日 法国人离开莫斯科。

十月十二日 十月二十四日 馬羅—亞洛斯拉菲茲的战斗。

十月二十一日 十一月二日 哥薩克在弗亞茲瑪偷袭法国人。

十月二十八日 十一月九日 法国人在斯摩林斯克。

十一月四日 十一月十六日 克拉斯諾耶的战斗。

十一月九日 十一月二十一日 內帶領后卫到达奧尔沙。

十一月十四日 十一月二十六日 渡过別勞金納河。

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二月五日 拿破侖把軍隊抛在斯莫尔哥尼。

十二月六日 十二月十八日 他到达巴黎。

章 目

第十二卷

- 第一——三章 安娜·巴甫罗夫娜的晚会 关于爱倫
的病的議論 主教的信 波罗狄諾的胜利
的消息 爱倫的死 放弃莫斯科的消息 弥
勺的报告.....1565
- 第四——八章 尼古拉被派去伏朗涅什 总督家的晚
会 尼古拉和瑪丽王爵小姐 桑妮亚的一
封信.....1579
- 第九——十三章 彼尔的俘虜待遇 他受到达武的审
問 枪杀俘虜 普拉东·加拉塔耶夫.....1606
- 第十四章——十六章 瑪丽王爵小姐去亚洛斯拉夫尔
的劳斯托夫家 安德列王爵臨終的日子和
去世.....1630

第十三卷

- 第一——七章 历史事件的原因 俄国军队离开莫斯

科以后的行动的检讨 拿破侖給庫圖左夫的信 塔魯提諾的营盘 亚历山大給庫圖左夫的信 叶尔摩罗夫和別的人們在需要他們的时候他去战斗延期 庫圖左夫的憤怒 第二天的战事 哥薩克袭击繆拉的軍隊 俘获俘虏、大炮和战利品 其他部分軍隊的閑散.....1653

第八——十章 拿破侖的法令 在莫斯科的布告 搶掠对法軍紀律的影响.....1676

第十一——十四章 彼尔：四个星期的俘虏生活 加拉塔耶夫和一个法国兵 法軍退出莫斯科鼓 彼尔的精神变化 他恢复了他对人生的执着 部队和俘虏的撤退 道路被阻塞了 彼尔的感想.....1688

第十五——十九章 俄国軍隊 朵赫圖洛夫 庫圖左夫在夜間接到法軍退出莫斯科的消息 他的感情 哥薩克几乎在馬罗—亚洛斯拉菲茲捉住拿破侖 拿破侖由斯摩林斯克大路退却 到达弗亚茲瑪以前他的軍隊散失了 三分之一.....1709

第十四卷

第一——二章 战争的民族性質 一个丢下长剑拿起短棒的决斗者 游击战 士气.....1729

第三——十一章 别动队或游击队 捷尼索夫 朵罗

豪夫	別加·勞斯托夫	季杭	一个法国
鼓手	探訪敌营	对法国	护送队的袭击
別加	的死		1737
第十二—十五章	彼尔杂在俘虏中間旅行	加拉塔	
耶夫	他的商人的故事	他的死	彼尔得救...1779
第十六—十八章	法軍撤退	柏提亚給拿破侖的报	
告	他們迈过斯摩林斯克		1793
第十九章	法軍为什么未被俄国人切断		1801

第十五卷

第一—三章	勞斯托夫家的人們	納塔莎的悲哀
別加	的死訊	納塔莎随同瑪麗王爵小姐
去莫斯科		1809
第四—五章	庫图左夫的行動的分析	1822
第六—九章	庫图左夫在克拉斯諾耶	他对軍隊的
演說	宿营度夜：兵士的活動	藍貝尔帶
着他的傳令兵出現	亨利四世歌	1830
第十一—十二章	渡过別勞金納	維尔納 亚历山大
皇帝	庫圖左夫：他的衰弱的體力	1847
第十三—二十章	彼尔	在奧勞尔患病和康復
他对人生和他的同胞的新态度	他的业务	
他去莫斯科	莫斯科的生气和迅速的恢复	
彼尔在瑪麗王爵小姐家遇見納塔莎	愛情	18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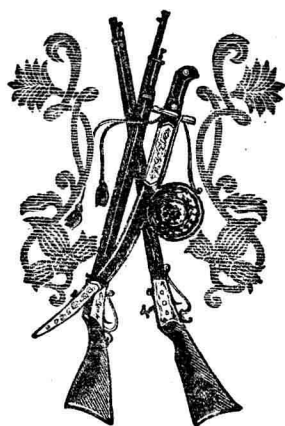
第一个总结

- 第一——四章 关于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力量的讨论
机会和天才 光荣和伟大的理想 亚历山
大放弃权力 一只蜜蜂的目的.....1901
- 第五——九章 老劳斯托夫伯爵的死 尼古拉退休
他的母亲 他与玛丽王爵小姐的遇合 他
们的婚礼 乡间产业管理 他们的家庭生
活 桑妮亚——一朵不结果的花 捷尼索
夫 尼古拉的命名日.....1919
- 第十一——十四章 纳塔莎和彼尔的家庭生活 他访问
彼得堡回来 衰老中的老伯爵夫人 关于
社会倾向的谈话 对政府反动倾向的愤慨
彼尔和尼古拉的见解：.....1946
- 第十五——十六章 两对结了婚的夫妇和他们相互间
的关系 纳塔莎的嫉妒 小尼古拉·包尔
康斯基的志愿.....1976

第二个总结

- 第一——十二章 概论历史家对人生的研究和阐明推
动各民族的力量困难 自由意志和必然
性的问题.....1991

第十二卷



第一章

那时候，在彼得堡，在最高級的圈子里，在卢米炎柴夫、法国人、馬利亚·斐奥朵洛夫娜、皇太子和別的人們諸派系之間，一場复杂的斗争比先前更激烈地在进行，照常被宮中帮閑們的囁囁声掩盖起来。但是只关心实际生活的幻象和影子的彼得堡那平靜的奢侈的生活，照它旧日的方式繼續下去，除非用了大力，就很难使它認識俄国人民的危險和困难地位。照常有同样的招待会和跳舞会，同样的法国戏院，同样的宮廷兴趣和差事兴趣和阴谋。仅只在最高級的圈子里，才有人用力記住实际地位的困难。两位皇后^①在这些困难情况下行动怎样不同的故事低声流传开来。馬利亚皇后关心她所贊助的慈善机关和教育机关的安全，发过把那些机关都搬去伽山的指示，属于那些机关的东西也都包扎起来了。但是，伊丽莎白皇后，在有人向她請示的时候，就怀着她所特有的俄罗斯爱国精神回答說，她不能发关于国家机关的指示，因为那是元首的事，不过就她个人來說，她一定是最后一个退出彼得堡的。

① 一个是保罗皇帝的寡妇馬利亚·斐奥朵洛夫娜皇太后，另一个是亚历山大一世的老婆伊丽莎白·亚历克西耶夫娜皇后，后者原是巴登的一个公主，結婚以后才发展了她的“俄罗斯爱国精神”。——茅德英譯本注。

八月二十六日，就是波羅狄諾戰役那一天，安娜·巴甫羅夫娜家有一個晚會，會中主要的特色是朗誦主教閣下獻可敬的謝爾吉烏斯神象給皇帝時的一封信。這封信被看作教會愛國詞令的模範。以朗誦出名的伐西里王爵要親自來讀。（他時常在皇后那里誦讀。）據推測，他的誦讀藝術在於，用一種絕望的哀鳴和溫柔的低訴相交替的高亢而單調的聲音、完全不管字的意義來誦讀，於是那哀鳴完全隨便落在一個字上，那低訴落在另一個字上。這誦讀，正如安娜·巴甫羅夫娜的晚會中常有的情形，有一種政治意義。那一晚上她希望有幾個重要人物到會，她要使他們因去法國戲院而感到羞愧，並且喚起他們的愛國熱情。許多人已經來到了，但是安娜·巴甫羅夫娜還不曾見到她客廳里所需要的那些人，因而不讓誦讀開始，僅只旋起一般談話的發條。

彼得堡當天的新聞是別竺豪娃伯爵夫人的病。她在幾天以前出乎意外地病倒了，已經錯過經常由她來增光的好幾次集會，據說她也不接見任何人，而且，拋開一向伺候她的彼得堡著名的醫生們，她把自己委托給一個意大利醫生，那個醫生正在用一種不同平常的新方法來治療她。

他們大家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艷麗的伯爵夫人的病，起因于同時嫁兩個丈夫所造成的不便，那個意大利人的療法是除去那種不便；但是，在安娜·巴甫羅夫娜面前，沒有人敢這樣想，甚至不敢露出知道這個的樣子。

“On dit que la pauvre comtesse est très mal. Le médecin dit que c'est l'angine pectorale（他們說，可憐的伯爵夫人病得很重呢。醫生說，那是狹心症呵）。”

“L'angine? Oh, c'est une maladie terrible（狹心症？噯，那

是一种可怕的病呵)!”

“On dit que les rivaux se sont reconciliés grâce á l'angine (他們說，那兩個情敵和好了呢，由于那種狹心症)……”狹心症這個名詞被人怀着很大的滿足說來說去。

“Le vieux comte est touchant à ce qu'on dit. Il a pleuré comme un enfant quand le médecin lui a dit que le cas était dangereux (那個老伯爵很可憐，他們說。醫生告訴他那個病危險的時候，他象孩子一般哭呵)。”

“Oh, ce serait une perte terrible. C'est une femme ravissante (噯，那一定是一種可怕的損失，她是一個迷人的女人哪)。”

“Vous parlez de la pauvre comtesse (你們在談那位可憐的伯爵夫人嗎)?”安娜·巴甫羅夫娜剛好在那時候走過來說道。“J'ai envoyé savoir de ses nouvelles. On m'a dit qu'elle allait un peu mieux. Oh, sans doute, c'est la plus charmante femme du monde (我派人去打聽過消息，聽說她好一點了。噯，她當然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女人)，”她嘲笑着她自己的熱情往下說道。“Nous appartenons à des camps différents, mais cela ne m'empêche pas de l'estimer, comme elle le mérite. Elle est bien malheureuse (我們屬於不同的陣營，不過那並不妨碍我照她應得的样子來尊重她。她非常不幸)!”安娜·巴甫羅夫娜補上一句道。

一個冒失的青年人，以為安娜·巴甫羅夫娜正在用這幾句話揭開伯爵夫人的病的秘密的幕，於是竟敢對伯爵夫人不請著名的醫生而由一個可能採用危險療法的江湖醫生來伺候表示驚異。

“Vos informations peuvent être meilleures que les miennes (你的消息可能比我的灵通),”安娜·巴甫罗夫娜突然恶毒地反駁那个沒有經驗的青年人道, “Mais je sais de bonne source que ce médecin est un homme très savant et très habile. C’est le médecin intime de la Reine d’Espagne (但是我从可靠的方面知道, 这个医生是一个很有學問、很有能力的人。他是西班牙皇后的御医呢)。”

照这样駁倒那个青年人以后, 安娜·巴甫罗夫娜轉向另一組, 畢利彬正在那里談論奥国人; 他已經皺起他的脸, 显然在准备再把他舒展开, 說出 un mot (一句俏皮話)了。

“Je trouve que c’est charmant (我覺得那是很有味道的),” 他談到一个外交备忘录道, 那个备忘录連同当时在彼得堡被称作“le héros de Pétropol (彼得堡英雄)”的維特根斯坦从法国人手里夺来的一些奥国旗送去維也納①。

“什么? 是什么呀?”安娜·巴甫罗夫娜問道, 替那句她先前已經听过的俏皮話取得了肃靜。

于是畢利彬复述了那件公文の原文, 那件公文是由他本人写作的。

“L’Empereur renvoie les drapeaux Autrichiens (皇帝奉还这些奥国旗),”畢利彬說道, “drapeaux amis et égarés qu’il a trouvé hors de la route (离弃正路的②、从一条錯路上找到的

① 六月十八、十九两日, 俄国軍队在克力亚斯提西打败了烏第諾指揮的法国兵团, 夺得了这些奥国旗。备忘录的好处在于諷刺奥国与俄国締盟不久, 就又与拿破侖并肩作战了。——茅德英譯本注。

② 引用《新約》彼得后書二章十五节的話。——茅德英譯本注。

友好的旗)，”于是他的前額又变平了。

“Charmant, charmant (有趣，有趣)！”伐西里王爵說道。

“C’est la route de Varsovie peut-être (通華沙的路，或許)，”希波力提王爵高声地出乎意外地說道。人人都看他，不懂他說的是什麼。希波力提王爵自己怀着得意的惊奇向周围看。他对于他的話的含意，也并不比別人懂得多。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他不只一次地看出，那种突如其来的发言被認為很有机智，于是一有机会他就照那样說出他首先想到的話。“結果可能很好，”他想道，“但是，假如不好呢，他們會想办法的。”誠然，在隨着来的那难堪的靜默中間，安娜·巴甫羅夫娜一直在等待的、願意加以改造的那个不够爱国的人进来了，于是她一面含笑对希波力提搖擺一根指头，一面請伐西里王爵来桌旁，拿給他两支蜡烛和那个手稿，然后求他开始朗誦。人人都不出声了。

“最仁慈的元首和皇帝！”伐西里王爵严肃地宣讀道，同时看了看他周围的听众，好象要知道有没有人說相反的話。但是沒有人說話。“莫斯科，我們的古都，新耶路撒冷，象一个母亲一般接待她的基督，”——他突然加重她这个字——“把她那些熱誠的兒子接进她的怀抱！透过一場一場的浓霧，預先看見您的統治的光荣，欢喜地唱道，‘和撒納^①，要来的人有福了！’”

伐西里王爵用哭声发出末后几个字。

畢利彬专心查看他的指甲，在場的許多人都似乎受了恐吓，好象在問他們有什麼罪过。安娜·巴甫羅夫娜好象圣餐礼拜时啣璧祷文的老太婆一般預先低声說出后面的字句：“讓那大胆的行橫行霸道的歌利亞^②……”她低声說道。

伐西里王爵繼續讀下去。

“讓那大胆的橫行霸道的歌利亞從法國邊界用死亡的恐怖來包圍俄國的國土吧；謙卑的信仰，俄國大衛的彈弓，就要在他那嗜血的耀武揚威中突然打破他的腦袋。我把上帝的僕人、我們國家福利的古代熱誠保衛者、可敬的謝爾吉烏斯的這一尊神象獻上皇帝陛下。我痛心我這衰退的體力使我不能有朝見聖顏的歡喜。我熱烈地禱告上天，求全能的主提拔正義的民族，仁慈地實現陛下的願望。”

“Quelle force! Quel style (多末有力！多好的文體)！”朗誦者和作者都受到了贊美。

在那篇呈文的激勵下，安娜·巴甫羅夫娜的客人們談了很久祖國的狀況，並且對最近幾天內戰鬥的結果提出各種推測。

“Vous verrez (你們就要知道),”安娜·巴甫羅夫娜說道，“明天，皇帝的誕辰，我們就要接到消息了。我得到一個吉兆。”

① 一種頌詞，說見《新約》。——譯者注。

② 迦特人歌利亞，非利士人的戰士，被大衛用彈弓打死。說見《舊約》《撒母耳記》第十七章。——譯者注。